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萬曆野獲編 序

余生長京邸，孩時即聞朝家事，家庭間又竊聆父祖緒言，因喜誦說之。比成童，先人棄養，復從鄉先達剽竊一二雅談，或與隴畝老農談說前輩典型及瑣言剩語，娓娓不倦，久而漸忘之矣。困厄名場，夢寐京國。今年鼓篋游成均，不勝令威化鶴歸來之感。即文武衣冠，亦幾作杜陵夔府想矣。垂翅南還，舟車多暇，年將及壯，遭回無成，又無能著述以自見，因稍紬繹故所記憶，間及戲笑不急之事，如歐陽《歸田錄》例，並錄置敗簞中，所得僅往日百之一耳。其聞見偶新者亦附及焉，若郢書燕說，則不敢存也。夫小說家盛於唐而濫於宋，溯其初，則蕭梁殷芸始有《小說》行世。芸，字灌蔬，蓋有取於退耕之義，諒非朝市人所能參也。以退耕而談朝市，非僭則迂。然謀野則獲，古人已有之，因以署吾錄。若比於野人之獻，則《美芹十論》當時已置高閣，非吾所甘矣。編中強半述近事，故以「萬曆」冠之。

萬曆三十四年丙午仲冬日自題於甕汲軒

續編小引

今上御極已垂五十年，德符幸生堯舜之世，雖困處菰蘆，然詠歌太平，無非聖朝佳話。間有稍關時事者，其涇渭自明，藿食者但能粗憶梗概而已。至於風氣之轉移，俗尚之改革，又漸與往年稍不同。蓋自丙午、丁未間有《萬曆野獲編》共廿卷，棄置簞中，且輟筆已十餘年而往矣。壯歲已去，記性日頹，諸所見聞又有出往事外者。胸臆舊貯，遺忘未盡，恐久而並未盡者失之，遂不問新舊，輒隨意錄寫，亦復成帙。緒成前稿，名曰《續編》，仍冠以「萬曆」。其事亦有不盡屬今上時者。然耳剽目擊，皆德符有生來所親得也。昔吾家存中，身處北扉，淹該絕世，故《筆談》一書傳誦。至吾家石田，雖高逸出存中上，終以布衣老死吳下，故所著《客座新聞》，時有牴牾。德符少生京國，長游辟雍，較存中甚賤，而所交士大夫及四方名流聚斲下者，或稍過石田。因妄為泚筆。總之，書生話言，疵誤不少，姑存之以待後人之斥正，或比於《玄怪》、《瀟湘》諸錄，差為不妄。今聖人在宥，當如紀年所稱萬數，與天罔極，野之所獲，正不勝書也。

萬曆四十七年己未新秋題於敝帶閣

補遺序

先高祖孝廉公撰《萬曆野獲編》二十卷，又《續編》十卷，精核該博，凡朝常國典、山川人物，巨細畢舉，惜未及梓。至崇禎末，長溪為萑苻之藪，流離播遷，累世琬琰具已漸滅，是編所存僅十之四五。振自束髮受書以來，撫卷尋繹，輒為扼腕痛悼，歎遺編之失守也。猶幸天假之緣，原目俱在，得以知其殘缺，藉以搜訂。辛卯壬辰間館禾城，旁徵博詢，所見不下數十餘冊，無如傳鈔互異，訖無全編，惟桐川錢氏所藏得自梅里朱氏，較多於他本，而質之原目，亦止十之六七耳。爾載先生更為列門分部，事以類序，雖次第非復本來，然頗便於展覽，因以錢本為主而匯集諸家所藏，視錢本之所缺者而抄附之，又共得二百三十餘條，覆校原目，一無所遺。振竊大幸是書之得全，不敢謂余小子搜緝之力，而豐城劍合，先高祖之靈實式憑之也。

康熙癸巳閏五月五世孫振謹識

補遺跋

錢牧齋云：自王李之學盛行吳越間，學者拾其殘瀆，相戒不讀唐以後書，而景倩獨近搜博覽，其於兩宋以來史乘別集、故家舊事，往往能敷陳其本末，疏通其端緒。家世仕宦，習聞國家故事，且及見嘉靖以來名人獻老講求掌故，網羅放失，勒成一家之言，以上史館，惜其有志而未逮也。（朱竹垞《詩綜》亦全錄此文，但於「勒成一家之言」下節去「以上史館」四字，並易下句為「惜其未就也」。）

謹按：牧齋先生「有志未逮」之語，謂上史館也，今《詩綜》所易，則直視此編為未就之書矣。恨振生也晚，哲人已逝，不獲以此全帙奉正，而受之先生之言，不我欺也。（沈振撰）

分類凡例

秀水沈景倩先生，以萬曆戊午舉於北畿。祖父皆以進士起家。景倩初隨寓京師，該洽好古，日讀書一寸。所交卿士大夫，及故家遺老、中官戚里，習聞前朝掌故，沿革折衷，考之往昔，驗之將來，其是非予奪，一出於公，而不為門戶偏黨。此史家必當取材者。但隨時紀錄，缺失甚多。即其自敘，云僅得往日百之一，後復合成續編。而遺目及編中所載之錄於前書者，往往不可得見。朱竹垞檢討向日抄傳未全，歸田之後，多方搜輯，略已具備。余得借觀，苦其事多猥雜，難以查考，因割裂排續，都為三十卷，分四十八門，庶便因類檢尋云。

凡分類之書，皆先立篇目，後集其事詞以相從。今此編止就所有者各為標出，或以官，或以人，或以事，條章粗列，各以類聚。取明白易曉，非敢好立異同。編中次第，多因篇首之年月，其後有追敘以前與傍及者，概不暇細為分析。

昔人云：君子言欲純事；書欲純理。詳於志常，而略於志異。今此編，上自宗廟百官、禮文度數、人才用捨、治亂得失，下及經史子集、山川風物、釋老方技、神仙夢幻、閭閻瑣語、齊諧小說，無不博求本末，收其是而芟其偽。常者固加詳，而異者不加略也。六朝唐宋以來，說家概然，有識之士，知無識譏焉。

康熙庚辰八月，桐鄉錢枋識